

林笛儿
◎著

塞上奇缘

SAISHANG
QIYUAN

古堡主篇



将计就计的婚嫁
竟然让她
泥潭深陷

一个现代

女狗仔

与三个

古代男人

之间的

爱恨情仇

繁华荣辱

王室纷争

她只想云卷云舒

安静过一生

《塞上奇缘

日食篇》

精彩续篇

塞上奇缘

古堡篇

SAISHANG
QIYUAN

林笛儿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上奇缘·古堡篇 / 林笛儿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90-0006-6

I. ①塞…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5397 号

塞上奇缘 古堡篇

著 者: 林笛儿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复审人: 李 民

责任校对: 赵一诺

责任印制: 郝海青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006-6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窥心	秋实	惊涛	北雁	轻絮	残妆	潋滟	细雨
……	……	……	……	……	……	……	……
105	088	073	054	042	028	015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春逝	冷烛	斜晖	萧郎	流云	断桥	残梦	冬雷
⋮	⋮	⋮	⋮	⋮	⋮	⋮	⋮
265	248	229	210	187	156	136	118

第一章 细雨



这就是传说中的时间裂缝？只要跳下去，随着日食吸收的光转变成热能，化作光速，飞跃旋转，睁开眼，就是2013年！她的蒙古之旅到达终点，噩梦就此完结！碧儿双手并放在胸前，清眸紧闭，放松地绽开一丝笑意。

这一刻，在蒙古经历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中闪过，有舒园，有韩江流，有窝阔台、哲仁、忽必烈，最后出现的是君问天，画面定格。其他人对她来说，犹如黑和白，喜欢或厌恶清晰可分。唯独对君问天的感情，像杂乱的线团，怎么也理不清。她以为自己恨他厌他怒他，刻在她脑海的却是他动不动就流露出来的寂寞，那不是倨傲，不是狰狞，细细看，是他无力释放的孤独。方宛青女士早就说过，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纵然他富甲天下，也有旁人无法体会的酸楚。每每想到这些，她心头都会涌上浅浅的心疼。现在，恨也罢，心疼也罢，都已过去。从此，山重水复，天高地远，永无交集。

再见，所有的所有！

像是有外力相助，身子下坠的速度加快了。她偷偷睁开眼，只见自己竟飞离了湖面，正在向湖边的草丛落去。怎么回事？她的腰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根长鞭圈住，顺着长鞭看过去，她脸上的血色唰地褪尽。君问天手执长鞭的一端，奋力地拉扯着，脸色煞白，整个人绷成了一张拉满的弓。

“不要，君问天，快松开！”碧儿大声哭喊，来不及讶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湖边，她只知道再过一刻，太阳一露头，裂缝就会合拢，下次打开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窝阔台不是一个好皇上，不可能是真正的上天之子，那就不会有日食，除非等忽必烈故世，可那时她早已变成一捧灰了。

“快点，快松开，不然我就回不去了！”

君问天咬紧唇，一点点地收回长鞭，身子剧烈地颤抖着，距离一臂之时，他纵身一跃，揽住碧儿的腰，一行泪水和着顺颊而下的汗水流过嘴角，咸涩、酸

苦。终于，终于，他赶上了，他的碧儿又在他怀中了。失而复得的幸福和艰辛，让他很想对着天空嘶吼。

“君问天，求求你，快松开我，求求你了！”碧儿泪水纵横，拼命地挣扎，踢着君问天。看到湖中那个漩涡还在，她奋力想往湖边奔去。君问天扣紧她的腰，就算这时天崩地裂，他也不打算动摇分毫。

“君问天，我要回家，我想爸爸妈妈！以前都是我不好，我是坏蛋、恶魔，不该打扰你的生活，对不起，对不起，放手，放手啊！”她扳着他的手，打他，掐他，可惜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漩涡渐渐缩小。

“君问天……”她眼一闭，用头重重撞向他的眼睛。

他吃痛地闭上眼，眼前金星直冒，手中力度却一丝不减。

“我会把这个湖填平。”他在她耳边发誓。如果这个湖会带走他的妻子，那么就算他倾尽家产，也要将其填平，让这条路从此绝迹。

“不要，不要！”碧儿惊恐地大叫，泪光中，漩涡成了几朵浪花，天边泛出一丝金光，湖面重归宁静，一个紫檀的棺木浮出水面。

“君问天，我恨你，我恨你！”碧儿疯狂地捶打着君问天的肩，拼尽了全身力气，直到气泄，瘫软在他怀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我又没做对不起你的事，你为什么还不松手？你有情人有美妾，干吗要扯上我？现在，我永远……回不了家了。爸爸，妈妈……林仁兄，我是妹妹，是妹妹呀！”她号哭着，双肩耸动，哭得气喘，哭到太阳一点点露出了真颜，哭到草原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

君问天心脏阵阵收缩，身子一会儿凉一会儿热，闭着眼，他在后怕。等到碧儿的哭声渐弱，动作放缓，他扶着她坐到草地上，心疼地抚着她的后背，柔声安慰，“不要哭，不要哭，碧儿，你有家。你的家在飞天堡，在和林。”

“不对！”碧儿啪地拂开他的双手，挪开身子，“你那个家肮脏、龌龊，不是我的，从前不是，将来也不是。即使我回不了家，也绝不会和你回去。我们离婚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路人甲和路人乙。”她已达崩溃的边缘。上次是和他长相一模一样的楚君威把她一脚踢到了这里，现在是他挡住了她回家的路，她恨这张脸，她要让他毁容。

他没有生气，没有反驳，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眼神中充满了她无法理解的珍爱，然后，他抬手，以指腹轻抚着她因为痛哭而有些红肿的脸颊，“谁说没有关

系，你是我的娘子，我是你的夫君！”

碧儿扬起下巴，“我有休书为证。”

“休书必须是丈夫亲笔书写，别人代写的视作无效，这里就是这样的规定。”

“离婚无效？”搞什么，那这几个月，她玩的是离家出走？

“对，我们仍是夫妻，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君问天用力说道。

“那……那现在我们再离一次，你写休书给我，我不要和你一起生活。”碧儿凌乱了，“我们没有感情基础，也没有共同语言，性格有差异，不适合待在一个屋檐下。”

“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会调整自己，一切随你。”君问天态度好，风度好，语气诚恳真挚。

碧儿像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一团棉花中，没有一点回力，还黏了满手的棉絮。如果她再嚷嚷，倒像是无理取闹。一口腥甜在嗓子口徘徊不去。

君问天掸去身上的草屑，抬头看了看阳光明媚的天空，又看了看湖面上漂浮的那口棺木，深吸一口气，伸手揽过碧儿，“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累坏了，我们回家吧。”

“我不要回去，不要回去！”碧儿身子向后赖着，捂住耳朵，拼命摇头。

“那你想去哪里？”漩涡没了，太阳出来了，他有的是时间等待。

去哪里呢？碧儿茫然了。回舒园吗？一定不能。舒富贵对君问天感恩戴德，而且以那种嫁出门的女如泼出门的水的老顽固思想，岂容得了她？韩江流要成家了，她没有立场去依赖他。窝阔台吗？除非委身做他的王妃，这是不可能的事，跳过。只有……跟着君问天回去。可是她怎么能情愿呢？

“我跳湖。”她闭上眼，挫败而又气愤。

“你若跳，我会跟着，就是死也要抓得牢牢的。”

“你……你强人所难！”

“碧儿，上穷碧落下黄泉，成灰成土，你都是我的。”他发誓。

碧儿颤颤地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眸。他的眼中，仿佛写着他的快乐、幸福、希望、未来，只有她能给予。他渴求，他笃定。

“君问天，你被人下药了？”不然，怎么解释这奇怪的一切？

“嗯，下药的人是你。”

起风了，遍地的蒲公英纷纷起舞，米黄色的花瓣，一片片，一朵朵，飞旋飘落，覆盖了风声、流水声，轻轻坠在他的头发、额角、鼻尖上……

明明同是中国人，他怎么就会有这么高挺的鼻梁、棱角鲜明的线条呢？像希腊的雕塑般。他修长的身形，散发着强烈的寂寞感，那双俊眸深得像面海，扑通……落水了。呸！碧儿愤怒地鄙视自己，什么时候了，还发花痴。

“你少栽赃我，我们都……分开很久了。”

君问天苦笑，“不是分开，是失踪。”

这话提醒了碧儿，“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也只有你不把三千两银子当一回事，也只有你不识五十两与十两的区别。”

“你的马车不是回城了吗？”

“对，你很聪明，懂得暗度陈仓。但后来，我还是不死心，我把和林城附近八个城镇都搜遍了，飞天镇来过三次。你躲得很好，饭庄老板嘴巴很严实，可不知为何，他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恶劣了。”

噗！碧儿破涕为笑。

君问天捏捏她的脸颊，不知她背后讲了他多少坏话。“没有办法，我只得在和林城再找。这一次，上天怜我，有人发现了送你的车夫。我让那位相士找他，说上次有只祖传的罗盘落在他车上，给多少银子都不够赔偿。车夫是个老实人，半真半假的恐吓让他终于说出实情，他来过飞天镇，在一家饭庄前停了会儿，那家饭庄正装修，没有牌匾。我马不停蹄地往飞天镇赶，幸好……赶上了。”

寥寥数语，把几十天全概括了。之前的那几个月，也不知他折腾成了什么样，怕是飞天堡、君府里所有的人都出动了，就差挖地三尺了。何必呢？他们并不相爱，难道仅仅因为一份婚约的存在？

君问天叹了一口气：“你真的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君问天慢慢靠近，轻轻拥她入怀，头埋在她秀发间，“不要离开我，永远永远不要离开我，哪怕是恨我，也不要离开。”

碧儿眼眶湿润了，“我才不信你，你对我又不好，你打我……你强迫我……”

他俊美绝伦的面容一红，僵硬如石，“不是……强迫，我……我们是夫妻。”

“还不止一次！”碧儿继续控诉，“我不要你再碰我，你脏，脏……”她欲推开他的身子，可是气力太弱。

“我以后会注意清洁。”君问天柔声说道，拥住她往身后的马走去，“太阳都要到草原边了，回家吧，天马上就要冷了。”草原上没有真正的夏天，哪怕在六七

月份，太阳一落山，就会很凉。

“我不回去……”

君问天只当没听到她的抗议，把马背上的毛毡铺好，让她坐稳，这才跨上马。

她疲累地依在他的怀中，咬牙总结：婚姻，无论是协议，还是事实，都不是儿戏。魔障呀，越不过去了。

怕她冷，君问天刻意放慢了速度。他感到手臂上传来麻麻的疼痛，这是肌肉绷得过紧之后突然放松的不适。他低头吻着她的发心，感觉到她被拥在怀中的真实，感觉到她的体温，暖暖的，软软的。

“你怎么不问我之前躲在哪里？”头顶上痒痒酥酥，脖颈间都是他的气息，碧儿恨自己没有气节地脸红、心慌。

“哦，哪里呢？”他哪会放过车夫，轻易就追到了源头。耶律楚材，一直以来，谋的是江山，以他的才智，藏个人，易如反掌。他没有胡乱猜测，只是觉得不安。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好，碧儿想必也明白，她以为可以回到未来，于是就选择了忽视。

“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和别的男人鬼混着呢！”他让她难受，她也不让他好过。

君问天抿嘴一笑，“鬼混还这么理直气壮，说说，是什么样的男人？”

“比你好一百倍、一千倍的男人。”

“好一万倍又怎样？”他凑到她耳边，“你是我的娘子，你才不会多看别的男人一眼，你只属于我。”

“不，我……喜欢的人是韩江流。”她反驳，气他，就气他，气得他吐血而亡才好。如果再回到君问天与白翩翩成亲的那个晚上，韩江流要带她私奔，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她一直知道，其实让她孤注一掷的并不是对韩江流的感情，而是对君问天的恨。因为恨，才冲动，才赌气。

只要是男人，听到这话，都不大好受，但君问天硬是把心头的妒忌抑下了，嘴角扬起一抹肯定，“他只不过比我早认识你，现在他连这点优势都没有了。碧儿，不管我遇到什么情况，幸福也好，灾难也好，我都不会放开你。真正的夫妻是患难与共的，应该彼此信任。”

现在的君问天太厉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是节节退败。她像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团团乱转，怎么也找不到出口，这让她非常焦躁、心烦。

天黑了，眼前的飞天镇挂起一盏盏灯笼，烛光穿透了夜色，像是给流浪者指

引着归途的方向。

看着飞天堡华美的楼阁、密密的树林和草地，碧儿沮丧得不能自己。以后，她又要像只鸟，硬生生被君问天折断双翅，关进这座华丽的牢笼。所有的不情愿如岩浆喷发，她仰起头朝君问天假假地一笑，突地抓住他的手臂，用力咬了下去。

君问天没有抽回，只是看着她，安静而宠溺。

赵管家小跑着从里厅出来，看到马上的碧儿没缺胳膊也没缺腿，眨眨眼，一时间以为自己眼花了。

兴奋的人是秀珠，笑得嘴巴都扯到耳根了。

“准备热水、晚膳，把我所有的衣物移到君子园。”君问天坐在马上说道。

赵管家应着，身子却没动。咦，堡主夫人怎么一直趴在堡主手臂上不动？“堡主要下马吗？”

“等会儿！”君问天感到手臂钻心似的痛，看来碧儿真的气急了。

碧儿甩开他的手臂，看着渗出血的齿痕，不知是自责还是嫌咬得不够深，她气呼呼地跳下马，不要他抱，正眼都没有看赵管家，直直地往后堂冲去。

“夫人，夫人……”秀珠追在后面喊道，碧儿充耳不闻，指尖深深地掐进肉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夫人，她……”赵管家瞠目结舌，指着碧儿，“啊，堡主，您的手臂？”

“不要紧，夫人调皮，和我闹着玩。晚膳后煮点参茶，送到君子园。夫人这阵瘦了许多。”君问天轻笑，把马缰扔给赵管家，俯首看手臂。

他相信，夫妻间的情绪，像六月的雨，太阳一出来，就全都蒸发了。

挂在屋檐下的一排白纸灯笼都点亮了，灯光把君子园照得水亮亮一片。中庭新植了一块花圃，植满了玫瑰。玫瑰栽得很密实，一朵接一朵地开着，屋里屋外被甜美的花香包围着。

“夫人是先洗澡还是先用膳？”秀珠手脚利落地点上驱蚊的香片。

房间里有点闷，碧儿出了点汗，说：“先洗澡吧！”

秀珠伺候碧儿泡了一个香香的花瓣澡。晚膳是送到君子园的，碧儿没有去餐厅。她真是饿了，病着的时候，没有胃口吃东西。在饭庄天天熬着，吃什么也都无味。今晚，碧儿放开肚皮，吃了个尽兴。

秀珠在一边笑咪咪地说：“夫人，还是堡里的饭香吧！”

饭后，碧儿在君子园里转了几圈。天空是昏暗的，不知是不是要下雨，她正

想着，一滴雨落在了鼻尖上，她拭去。接着，天边响起了一声闷雷，只听着哗哗的声响，暴雨倾盆而下。

君问天就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他也已经洗过澡，只穿着一件细麻布的白衫，墨似的长发随意披在身后。碧儿一见他，就像只发了怒的猫，顿时多了毛。他若说要和她同床共枕，她会让他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秀珠已把君问天常穿的衣服挂进了溢满檀香的衣柜，他常看的账本和书搁着，外人碰不得，由他自己收拾。他欠身捧出一堆书，分门别类地放在房里新置的书架上。书架搁在床头，伸手就能拿到。

窗没关实，湿湿的水汽跑了进来，灯光像被润湿了，烛火摇摇晃晃。灯边理书的君问天，在碧儿眼里，有了几分不真实的宁静，很温馨很家常。

战争久久没有打响，碧儿绞着十指，这情形，她不知如何应付。君问天看都不看她，他的注意力全在书上。

秀珠送参茶进来，他扭过头，盯着她喝完，又把身子转过去，继续收拾。

秀珠看没什么事，把茶杯放进托盘，道了晚安，体贴地带上门。

“我还要忙一会儿呢，你先睡！”君问天把灯往外面挪了挪，用身子挡住光线。

他的意思是今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碧儿偃旗息鼓。雕花的喜床上铺着细麻的床单、绣着鸳鸯的薄被、两只并排放着的枕头，碧儿舔了下并不干燥的嘴唇，转过头看见所有的灯光都附在君问天的后背上，他一半脸隐藏在黑暗中，另一半脸则被灯光镀上了柔和的淡黄。

碧儿将已经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下，用力闭上眼，这又不是第一次同床共枕，还矫情什么呢！

被中熏的不知是什么香，很好闻，还催眠。碧儿翻了两个身，就睡着了。夜里她醒过来一次，听到外面雨像停了，空气凉凉的。君问天躺在她的身边，侧着，一只手与她的紧紧扣着。适应了黑暗，碧儿发觉他醒着，两只眼睛亮得惊人。

“你不睡吗？”她嘟哝道。

“我睡。天亮早着呢，睡吧！”他摸摸她的脸，柔声道。

于是，她又睡了。再睁开眼，已是一室阳光。君问天不在房中，秀珠挂起帐幔，轻轻抱怨园中的玫瑰凋了一地。这玫瑰是大小姐特地请人培育的，好不容易生了根开了花。

率直的君青羽，还有这细腻的一面。碧儿愣了愣。

睡得好，心情就好，和秀珠说笑了几句。前面的丫头过来请碧儿去花厅用早膳，说堡主已经在等了。

碧儿过去，赵管家低着头正恭敬地听君问天吩咐，家丁、丫环站了两排，个个低眉敛目，目不斜视。

碧儿眨眨眼，还是习惯这样的君问天——倨傲、霸气、冷漠，令人不敢拂逆。这样的君问天，她能防备，能招架。

这日君问天没有出门，没有见客，在君子园里，一杯清茶，一本账本。要不是那账本，碧儿都怀疑他是那采菊东篱下的某某隐士了。碧儿也拿了本书坐在廊下，翻了几页，发觉是有关铁矿石冶炼方面的，字句繁复，内容无趣，翻了两页就扔了，两腿荡着，晃晃悠悠。

秀珠是个文艺女，心疼地把园中的落花一片片捡起来。碧儿悄声问那个姓潘名念皓的表少爷是否别来无恙。秀珠幸灾乐祸地回道，那天表少爷落水被救上来，足足躺了半个月才下床，还落下病根了，这个天，都穿夹衣呢！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前两天还来飞天堡和春香打情骂俏。

午后，阳光的热度弱了些，碧儿犯困，君问天却不准她上床，强拉着她去了湖畔。湖畔的树更茂盛了，林子里很阴凉，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落在他们身上。

湖畔有人在打鱼。一叶轻舟漂在湖面上，树影倒映，一网下去，湖水荡起圈圈涟漪。

渔夫网到了几条大鱼，兴奋地向岸边的人示意。碧儿挥手回应。俏生生的手臂，两只白嫩的耳朵像玲珑的蘑菇镶在弯曲的发丝边，这样的碧儿让君问天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心被一只手抓住了。他深呼吸，他不想自己让她不高兴，再次把她吓跑，再次让两个人陷入僵局。

他从袖中缓缓掏出那枚宝石发环，小心地别在她的发间，“风大，头发都乱了。”

碧儿僵了下，伸手摸摸发环。这不是她送给白翩翩的那个吗？

“你上次弄丢了，我找到后，就一直带在身边。”

“是吗？”碧儿讪讪地笑，不敢直视君问天。她感到身体里像有某个窗口被打开了，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根羽毛飘了进来，软软的，痒痒的。她有一点怕这样的君问天，不是恐惧的怕，是慌慌的怕。怕得她想逃，却又舍不得。

太阳西斜，天边，霞光似锦。

天一连几天晴着，碧儿要么游湖，要么赏花，要么在林中听鸟叫，要么闭着眼在廊上浅眠……真的是岁月安然，莫不静好。碧儿想过这有可能是君问天的糖衣炮弹，可她无法抵挡，慢慢地，本来就不旺盛的斗志，就这么一点点地没了。

又一个夜晚，君问天不在房中，她又是一个人先睡，一点都没闹腾，很快就入睡了。

“碧儿，起来了！”

房间里还黑着，碧儿睁开眼借着月光看见君问天一身外出的行装，“这么早去哪里呀？”

君问天没有说话，只是把碧儿的衣裙拿到床边，抬起她的胳膊就要帮忙。

碧儿彻底醒了，连忙拒绝，自己把衣裙穿好。君问天为她束好发环，披上一件红色的斗篷，戴好风帽。

外面的灯笼还亮着，除了守夜的佣仆，其他人都没起床。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廊下回响，出奇一致。

大道上停着一匹两驾的马车，车边站着一个人，碧儿定睛一看，是白一汉。

白一汉还是那么憨憨的，搓着手，像是不知说什么好，对着碧儿一个劲地笑。

碧儿有点窘，也不知说什么，点了下头，就把眼垂下，两只耳朵滚烫滚烫。那时，白一汉请求她不要离开君问天，说君问天因为她变得有人气，她应付地答应了，转身就扔到耳后。后来，她与韩江流私奔、被休、离家出走，半年了，晃悠一圈，她又回到了原点。

唉！无颜见江东父老！

“小小年纪，叹什么气？”君问天不满地捏了捏她的脸颊，听到她吃痛的抗议，才笑着放开。他把轿帘一掀，“你再眯会儿，我和白管事坐在外面说话。”

这时，东方露出一点头白，白一汉挥动马鞭，马先是慢跑，不一会儿，就加速了。碧儿听着风在马车外呼呼地吹着。其实，坐马车并不舒服，走的又不是高速公路，路况差得很。马车空间窄小，伸胳膊伸腿都要小心，短途能忍受，长途就苦了。不一会儿，碧儿就觉着胸闷，她拉开一角轿帘，用力呼吸。马车是在草原上行走，夜晚的露水很重，草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地坠着，颤颤的。又走了半个时辰，马车进了山，山上重重叠叠的松林把晨光完全挡住，山道暗暗的，却不漆黑。路上，没有其他人迹。又过去许久，山变得高耸了，空

气里像有火药的味道，然后她听到了吆喝声。道边有大车，有穿黑色劲装的高大男子走动。

白一汉喊着：“吁，吁！”马车慢了下来。碧儿几乎是车上翻下来的，小脸雪白，把君问天吓得不轻。

她在路边干呕了几下，吐出两口酸水，吹了吹风，才稍微好点。白一汉递过水杯，犹豫了一会儿，期期艾艾地说：“堡主，夫人……是不是有了？”

碧儿差点扑倒在地，然后朝白一汉龇龇白牙，“有个鬼呀，这是晕车、晕车！你当在女儿国呀，不要男人，喝口河水就能怀孕。”

四周一片沉寂，沉寂得有点可怕。

碧儿眼珠滴溜溜转了几转，看到一道道目光齐刷刷地全朝这儿瞪着。

“呵呵，不好意思，声音大了点，你们请继续！”

白一汉哧地笑了，同情地朝君问天努了努嘴。

君问天气定神闲，仿佛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不过，谁都看得出，他心情很好，细薄的唇扬起的弧度令人脸红心跳。他长臂揽着碧儿的腰，款步向前。

只见一群人挤在一块儿，后面有个洞，旁边竖着一个巨大的轱辘，四个壮男在那儿摇着，一会儿上来一拨，四方方的竹篮里站着两个人，脸黑黑的。竹篮放下后，又上来一拨，是一篮赤黄色石块。

“这儿……是飞天堡的铜矿？”碧儿问道。

君问天没回答，只是朝白一汉抬了抬下巴。白一汉呵呵地笑，拱拱手，深深作了下揖，“一汉输了。夫人她果真什么都懂。”

这种赌有什么意思，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是怎么回事。但碧儿还是有点惊叹，她没想到这里已经先进如此，竟有如此庞大的地下开采规模。

三个人站在井口，里面并不漆黑，石壁上镶着一颗明珠，可以照到最里端。里端又像是曲曲折折，人头攒动，却井然有序。

“这里的铜矿有好几座，但我们飞天堡矿石铜的成分最高，而且堡主懂冶炼铸造的工艺，所以我们的铜供不应求。明天早晨，您等着看，一拨拨大车排着队往这儿拥。”白一汉的语气不无自豪。

经商才能是一个人的天赋，可这冶炼铸造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碧儿纳闷了。

“二十岁那年，我坐了很久的船，在一个叫作英国的地方待了两年，那儿有人懂这些。”君问天不以为意。

碧儿猛咽口水，她没听错吗，英国？二十一世纪出国不是什么难事，但语言不通的话，还是等于睁眼瞎。君问天生活在古代，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开始，先做瞎子，专心地听，哪儿也不去。后来，做哑巴，拼命地看。再后来，就有眼有脚，除了长相不同，其他没什么的。”君问天说道。

“那你英文说得很好喽？”这句话碧儿是用英文问的。

君问天抬眉，眼神像满月的夜空，温柔得不可思议，“是的，交谈没有问题。”

啊！碧儿捂着嘴巴。她没想到在这里竟有她的同盟者，她的伙伴。

四目相对，视线细细长长，如海水漫上来。

白一汉在一边咳得脸都青了。

碧儿脸一红，忙躲到君问天的身后，很久，都没抬头。

君问天和白一汉也下了趟矿井，碧儿知道这是必须的，却无来由地感到紧张。管事的人招呼她喝茶吃点心，她摆摆手，一直趴在井口等着。直到两人上来后，她背过身，拭了拭额头的冷汗。

山里天黑得早，山谷里已点起一串串的火把。君问天让管事的清点人数，确定所有的人都出井了，才进屋用晚膳。所谓屋，不过是简单的蒙古包。门前搭起了烤架，一只整羊焦黄油亮，香气溢满了山谷。一坛坛的酒排在地上，管事的说今晚不醉不归。

君问天是个有着贵族气质的人，哪怕他尽量让自己与大家融洽，可那股子气场没办法掩盖。别人不大敢闹他的酒，倒是把白一汉灌了不少。

天边还有一丝丝橘红的晚霞，但是光线已彻底黯淡，蓝黑色的夜空宛如一大块贵重的面料，在山谷的上空铺展开来，星星和月亮装饰其上，发出银色的光泽。

碧儿看着，心里泛起少有的柔软情绪。

君问天让碧儿先去休息，他们今晚不知会喝到何时。碧儿休息的地方在半山坡上，新搭的蒙古包，掩在几棵树间，很是隐蔽。

碧儿睡得不是很好，似乎闭了会儿眼，天就亮了。

君问天身上散发着酒的甜香，俊容慵懒，宽肩微斜，半撑着手臂躺在被褥的外面。看到碧儿醒了，未出声，先笑了笑，接着，自然地在娇柔的唇间落下一吻。仿佛就是早晨的一句问候，没别的含义。

碧儿却觉得心口被塞住了一般，僵硬、局促。

一碗热腾腾的奶茶，碟子里的点心切成四方块，咬在嘴中，凉凉的，甜

甜的！

“这个是用羊奶和面粉做的，没放一点水，再加一点枫糖。昨晚在井水里冰了一晚。好吃吗？”

君问天侧头微笑地看着碧儿一口一口地吃点心，那眼里的喜爱与宠溺，要是碧儿认真地看看，一定会被烫到的。只是，碧儿目不斜视。这样细如发丝的体贴与关心，对她来说，是福还是祸呢？碧儿纠结了。

今天有车队来拉货，君问天用少有的严肃口吻叮嘱碧儿不能走出蒙古包一步，“我们与他们打交道多年，彼此很熟悉。我不要你被牵扯进来。”

碧儿听得不大明白，但她也不好奇。蒙古包被掀开一条缝，她在高处，可以清晰地看到谷里的一切。日上三竿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车队进谷了，穿黑色劲装的男子也多了起来，像是隔几步就有一人。没有人大声喧哗，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峻。管事的指挥着装货，白一汉一边清点一边记录。君问天背手与一微胖的男子站在高处的一个石台上。男子手指划了一圈，不知说了什么，君问天似笑非笑。说着，男子突然向蒙古包这边走来，碧儿慌忙拉严门帘。

“君堡主，贵族大会今天是第几日？”

“二十一日。”

“传闻成吉思汗辞世前，曾对王子们说，贵族大会就是个形式，汗位由窝阔台继承。他的意志坚定卓绝，才高识远，才能更在其他王子之上。由他即位，我国的强大才能实现。可惜成吉思汗英雄一世，没想到一闭眼，就没人买他的账了。哈哈！拖雷够狠，监国两年，贵族大会开得没完没了，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呀！君堡主，你说呢？”

“我是个商人，奉公守法，按章纳税，其他的，我不懂。”

“君堡主真的奉公守法吗？”

“卖货收款，货真价实。朝廷按盈利收税，并未规定买货的对象是谁。”

“也是，也是！若拖雷登基，怕是又要大肆征战，皇上揪心得夜不能眠。堡主……公主可好？”

“你们之间不是一向联系密切吗？”

“呵呵，上一次见公主，她年方十六，这都四年了！”

……

谈话声越来越轻，碧儿悄悄掀起门帘，只见两人又慢慢踱向谷中。铜块已装运完毕，细心的白一汉从车头到车尾，又清点了一番，挥挥手，车队便像条长